



四幕九場話劇

烽火中的三代

孫偉楊威孟濤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

第三十卷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



四幕九場話劇

烽火中的三代

孫偉 楊威 孟濤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太原

内 容 提 要

抗日战争期中，反动地主崔金桥父子投靠敌寇，苦苦迫害我武工队长武震方一家，将他儿子铁勇和孙子小钢都抓了去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崔家父子又摇身一变成为匪爪牙，仍与人民为敌；武铁勇则逃出虎口，参加了人民解放军。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，崔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但崔的长子崔柯山却将武小钢劫到了敌占海岛上，使武家长期骨肉分离。小钢在海岛上日夜思念家乡，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渡海回到大陆；恰巧特务崔柯山也在同时潜入大陆，妄图组织暴动。于是我公安部门在小钢与群众的协助下，终于抓住了崔柯山，小钢并与家人团圆。

剧本情节曲折，引人入胜，通过武震方一家三代悲欢离合的故事，描写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及党领导人民群众走向胜利的光荣斗争。

烽 火 中 的 三 代

孙 偉 楊 威 孟 壽 著

※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路七号）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晋出字第二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太原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·4 $\frac{9}{16}$ 印张·88,000字

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4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8.35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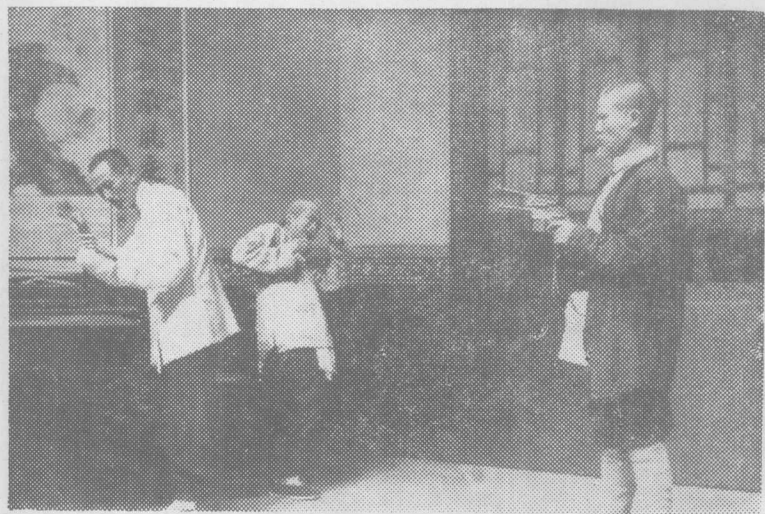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：四角五分

山西人民話劇團演出劇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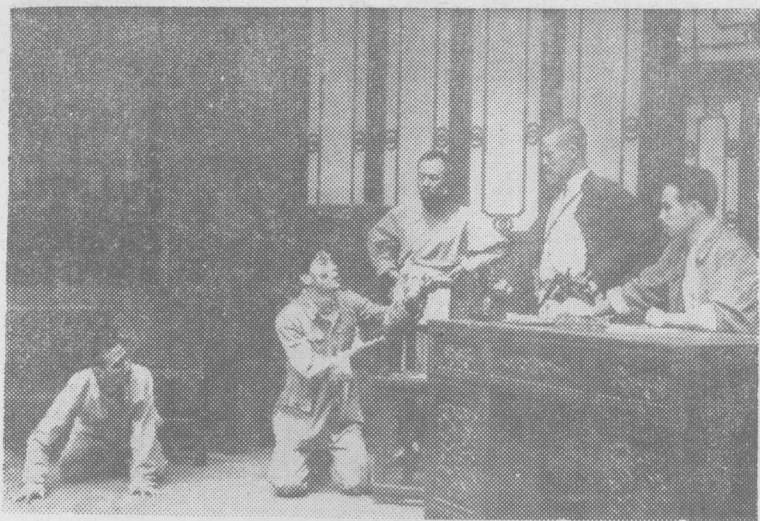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幕 第一場

冬 梅：不行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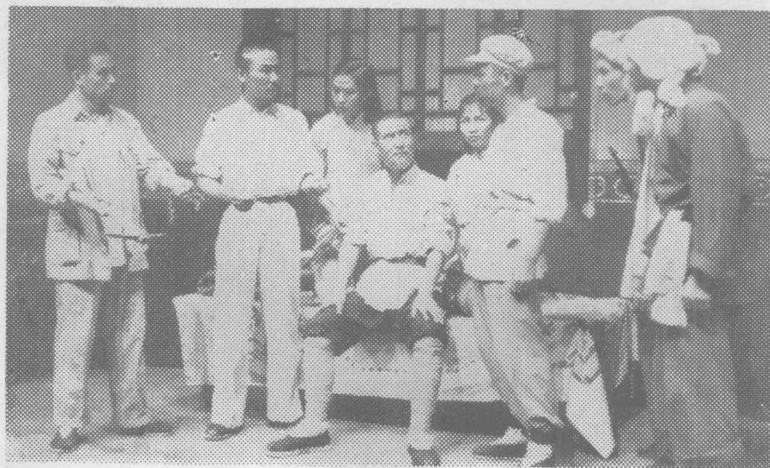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幕 第二場

武震方：別耍花招，快拿出來！



第二幕 第四場

崔二少：武队长！饒命，饒命！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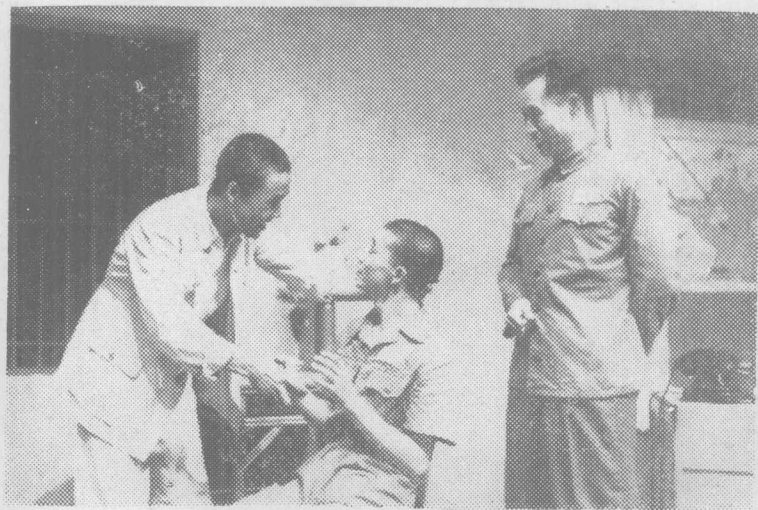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幕 第五場

賀書記：这是怎么回事啊！



第四幕 第六場

崔柯山：叫什么名字？！



第四幕 第七場

武鉄勇：小鋼，我是你爹呀！



第四幕 第九場

武震方：鉄勇，把那个“买卖人”铐起来。



第四幕 第九場

賀書記：……因为我們有人民，有这样的父子英雄。

人 物 表

(人物的年龄和社会职务，均系第一次出場的簡介)

武震方——五十四岁，武工队长。

武鉄勇——三十三岁，震方之子，八路军偵查班长。

武小鋼——十三岁，震方之孙。

冬 梅——三十二岁，震方的儿媳。

馬先明——四十八岁，地下党员，村长。

賀書記——三十五岁，县委书记。

謝教导員——三十三岁，解放軍营教导員。

金 鎖——三十一岁，武工队副队长。

銀 鎖——二十五岁，地下党员。金鎖的弟弟。

福 庆——五十八岁，地主家的厨子。

通訊員——十九岁，县委会通訊員。

警卫員——十八岁，謝教导員的警卫員。

干 部——三十岁，县委会干部。

妇 女——二十五岁，风火村农民。

女 孩——十六岁，风火村农民。

青年小伙子二人。

武工队员四人。

八路军战士一人。

公安战士三人。

崔金橋——五十五歲，反動地主。

崔柯山——三十四歲，崔金橋長子，閩匪特務。

崔二少——三十歲，崔金橋次子，日偽保安隊上尉中隊長。

崔三喜——二十六歲，崔二少的勤務兵，二等兵。

黃一刀——三十五歲，肉鋪掌櫃，閩匪特務。

賈保善——四十二歲，一貫道壇主。

鮑管義——三十八歲，蔣匪中央軍中校團長。

時念堂——十七歲，鮑管義之勤務兵。

敵衛士——十八歲，鮑管義的衛士。

偽軍二人。

蔣匪中央軍士兵一人。

匪徒二人。

第一幕 第一場

時 間：日本投降前夕，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，黃昏。

地 點：山西省汾水縣風火村，這是一個靠近縣城只有五、六里地的村子，日寇占領縣城時，這裡是日偽的勢力範圍。

布 景：一所簡陋破舊的房子，冬梅和小鋼就住在这里。

幕 啟：冬梅把一雙剛做好的新鞋包在包袱里，想了一想，又拿出一件夾袄。這時遠處傳來兩聲槍響，她急忙向窗外看看，接着又是兩聲，冬梅慌張了，匆匆跑到門外大聲喊叫：“小鋼……小鋼……！”叫不應又跑回來，把夾袄包在包袱里。一邊把毛巾往頭上罩着，一邊向外走去。

〔馬先明拿着一把鉄鍬上。〕

馬先明：冬梅，上哪兒去？

冬 梅：小鋼這死孩子，外邊槍響也不知道回來……（說着又欲走）

馬先明：那小傢伙是金錢豹的膽子，別說響槍，就是打炮也驚不了他。

冬 梅：有一個多月沒聽槍響了，怎麼今天又……

馬先明：今天打槍，許是因為昨兒晚上的事。

冬 梅：昨兒晚上？

馬先明：（看看外面，輕聲地）昨儿晚上，小鋼他爷爷帶着武工队又把东关的炮楼給端了。除了伪軍，还活捉了四个日本兵呢。

冬梅：（担心地）哎呀！馬大叔，那鬼子又該来我家找麻煩了。

馬先明：不怕。冬梅，天下眼看就要大变了，这几个月，日本鬼子是王八縮脖子，不敢露头了。

冬梅：可伪軍还是常出城来呀！

馬先明：那是因为城里缺粮食，伪軍吃不飽，出城来打点食好填肚子。

冬梅：馬大叔，你又該說我胆小啦，我这心一个劲突突地跳哇。我也知道小鋼他爷爷做的是好事，为了这，鬼子抓去了小鋼他爹，七年了，是死是活連个音信也沒有，要是小鋼再有个好歹，那我可就活不下去了。

馬先明：（安慰地）冬梅，別尽往歪道上想，这个鬼日月咱們能熬过去。等抗日一胜利，咱庄稼人就該过好日子了。

（想起来）噢……（从怀里掏出一条小皮带）昨天我到山上去汇报工作，見着你爹了，他让我給小鋼捎回一条小皮带来。（用力揪了两下）瞧，还挺結实呢。

冬梅：（接过皮带）早就跟他爷爷要上了。大叔，（拿出包袱）再有人上山，把这个包袱給我爹捎去吧，我見他鞋底子都快磨透了。

馬先明：先擱这儿吧，今儿晚上武工队要回村来背粮食。

〔外边又連响几枪，这次枪声近多了。〕

馬先明：这枪声象是在村口儿。

冬 梅：（担忧地）啊……小鋼……（欲下）

馬先明：（拦住冬梅）你別去，我去找他。（下）

冬 梅：（到門口望望，无奈返回来）唉！真把我的心也給揪去了……（端起和面盆来走进里屋）

〔少停，小鋼肩上背着半布袋煤面，手里拿着一个日本手榴彈——“甜瓜”，慌慌张张跑进屋来，閉住房門，恐惧地靠在門上吁吁气喘，他把“甜瓜”小心地攏在怀里，抬起右臂看看小臂上的枪伤，随即用毛巾擦着上面的血跡……。

〔冬梅用圍裙擦着手走上，看見小鋼。

冬 梅：小鋼，你怎么才回来？

武小鋼：（努力掩飾着自己的恐慌）媽……今天……（他把布袋提起来）今天的煤不好挖。

冬 梅：你听不見枪响？

武小鋼：听見了，可是……我不挖回煤来，您做飯烧什么？

冬 梅：小鋼，你要是真的疼媽媽，就要听话，出去要想着回来，別叫媽替你担心。你跟別人家的孩子不一样，日本人和伪軍都知道你爷爷是干什么的。

武小鋼：（理解地低下头去）媽……

冬 梅：孩子，咱可不能不小心哪。

武小鋼：媽，我听话……

冬 梅：（摸着小鋼，撫摸着他的头）啊，好孩子……噢！你不是早想要一条皮带嗎？（拿出皮带）瞧！你爷爷給你捎来了。

武小鋼：皮带？（兴奋地把它扎在腰上，不料用力一勒，怀中的“甜瓜”显

露出来，刚要躲避，却被媽媽看見了）

冬 梅：你怀里是什么？

武小鋼：（支吾地）嗯……什么也不是。

冬 梅：（見小鋼的神色不对，追問）是什么？拿出来，拿出来！

武小鋼：（无奈，慢吞吞地拿出“甜瓜”）媽……

冬 梅：（一惊）啊！手榴弹？你从哪儿弄来的？……嗯？

武小鋼：我……我……

冬 梅：快說，哪儿来的？

武小鋼：我从后山挖煤回来，見財主家二小子带着保安队在瓜地吃瓜，他們把衣裳和皮带挂在树上，我……我就……

冬 梅：（緊張地）你就拿了？

武小鋼：………嗯。

冬 梅：你要这干什么？

武小鋼：我……（激动地）我要报仇。（冬梅一楞，驚訝地看着兒子）……媽，您不是常跟我說：是財主家二小子領着日本人抓走我爹的？我要报仇。

冬 梅：（悲急交加）傻孩子，你拿一个手榴弹就能頂事了？

武小鋼：那我就跟爷爷上山，当武工队打鬼子去！

冬 梅：（无可奈何）啊！……我問你，他們看見你拿了沒有？

武小鋼：看見了，他們追我……

冬 梅：（惊恐地）什么？刚才打枪就是……

武小鋼：嗯。……媽，你看。（把受伤的小臂讓冬梅看）

冬 梅：（几乎叫出来）啊！天哪！……（急忙为他包扎）

武小鋼：不疼，媽。

冬梅：（着急地）他們呢？

武小鋼：不知道，我是从高粱地里跑过来的，进了村就看不見他們了。

冬梅：（已用布把伤包好）不行！快出去躲一躲，等天黑了再回来！啊，躲到哪儿去呢？（她显然不知該怎样好了）走！先找你馬爷爷去。（拉住小鋼正欲出門）

〔突然，砰的一声，門被踢开了，两个端刺刀的伪軍餓狼似地撞进来。冬梅一声惊叫，急忙把小鋼拉在身后。崔二少走进来，崔三喜穿着伪軍下士的軍装尾随进来。〕

崔二少：（走向小鋼）你个小紅毛！不是在我家牆上挖窟窿，就是往我院里扔砖头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哇？我就是要看你干什么。好嘛！竟敢搶我們的武器。（突然厉声地）你說！是誰让你干的？

冬梅：二先生，他是个小孩子，看着那东西好玩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您……

崔二少：（截断冬梅）沒問你！（推开冬梅，用力把小鋼甩到一边）过来！

冬梅：（欲冲上去保护孩子）你要干什么？有話問我！問我！

伪軍：（拦住）別动！

武小鋼：（跑过去推开雪亮刺刀）不許欺負我媽！沒我媽的事！

崔二少：（推开伪軍）躲开！（向小鋼）你要手榴弹干什么用？

武小鋼：玩！

崔二少：玩？（冷笑）哼！……崔三喜，把他捆起来！

崔三喜：哎，是啦。（欲上前）

冬 梅：（拦住崔三喜）不行！（向二少）二先生，别这样，咱们总算是一个村的人……

崔二少：（不理冬梅，向崔三喜）捆起来！

崔三喜：哎……（犹豫地）二少爷，他的……小小的……什么什么的不明白……

崔二少：（瞪起眼睛）混蛋！

崔三喜：哎，是啦！

冬 梅：（拦住，反抗地）二先生，小钢他爹也是你领着日本人抓走的，七年没音信了，难道小钢也不给我留着吗？二先生，您家也有孩子，您积点德吧。

崔二少：（仍不理冬梅，向崔三喜）你还站着。

崔三喜：哎，是啦！（又欲去捆）

冬 梅：（拦住）不行！崔三喜，你也是这个村的人哪！别忘了……

崔二少：他妈的……（正欲上前）

〔门外崔柯山的声音：“你们闹这儿干什么？……让我进去看一看……”〕

〔崔柯山上。〕

崔柯山：怎么回事？

冬 梅：（跑过来向崔柯山）大先生，小孩子不懂事，看见手榴弹好玩，就把它拿来了；二先生要把孩子捆上走，您给说一說，您给说一說吧……

崔柯山：（和蔼地）行！行！你别着急，啊。（转对二少）老二，

你带个小孩子干什么？她母子孤苦伶仃的，给她留下吧。

崔二少：哥，你是个买卖人，对我们官面上的事，最好少管。

崔柯山：不能给哥哥留个面子吗？

崔二少：什么叫面子？（指小钢）他爷爷是共产党的武工队长，这几年把我们搅的神鬼不安，你从外边回来才两三天，这些事恐怕还不知道吧？！

崔柯山：那是他爷爷武震方的事，跟孩子有什么相干呢？

崔二少：你看他是小孩子，如果把手榴弹扔到你脚底下，你照样见阎王。崔三喜，带走！

崔三喜：哎！是啦！（欲拉）

冬梅：（抱住小钢不放）不行！

崔二少：（凶险地向冬梅）别让我费事。

冬梅：不行！

崔二少：（拔出手枪）放开！

崔柯山：（劝阻）哎哎！老二老二。

崔二少：（不睬崔柯山）你要再不松手，我可要开枪了！

冬梅：（豁出去）你开吧，要我的命容易，要小钢可不行。

崔二少：他妈的……（上前去拉冬梅）

武小钢：走开！（他推开二少的手，用头在二少的肚子上使劲一顶，把二少顶的倒退几步，几乎坐倒在地）……

崔二少：（气极）好小子！（推弹上膛，欲开枪）

冬梅：（抱住小钢）小钢！

崔柯山：（抓住二少）老二……